

雷雨

雨 雷

禹 曹

序

我不知道怎樣來表白我自己，我素來有些憂鬱而暗澀；縱然在人前我有時也顯露着歡娛，在孤獨時却如許多精神總不甘於凝固的人，自己不斷地來苦惱着自己，這些年我不曉得「寧靜」是什麼，我不明瞭我自己，我沒有希臘人所寶貴的智慧——「自知」。除了心裏永感着亂雲似的匆促，切迫，我從不能在我的生活裏找出個頭緒。所以當着要我來解釋自己的作品，我反而是茫然的。

我很欽佩，有許多人肯費了時間和精力，使用了說不盡的語言來替我的劇本下註脚；在國內這些次公演之後更時常地有人論斷我是易卜生的信徒，或者臆測劇中某些部份是承襲了 Euripides 的 Hippolytus 或 Racine 的 Phèdre 靈感。認真講，這多少對我是個驚訝。我是我自己——一個渺小的自己；我不能窺探這些

大師們的艱深，猶如黑夜的甲蟲想像不來白晝的明朗。在過去的十幾年，固然也讀過幾本戲，演過幾次戲，但儘管我用了力量來思索，我追憶不出哪一點是在故意模擬誰。也許在所謂「潛意識」的下層，我自己欺騙了自己：我是一個忘恩的僕隸，一縷一縷地抽取主人家的金線，織好了自己醜陋的衣服，而否認這些褪了色（因為到了我的手裏）的金絲也還是主人家的。其實偷人家一點故事，幾段穿插，并不寒倉。同一件傳述，經過古今多少大手筆的揉搓塑抹，演為種種詩歌，戲劇，小說，傳奇也。很有些顯著的先例。然而如若我能綑起臉，冷生生地分析自己的作品（固然作者的偏愛總不容他這樣做），我會再說，我想不出執筆的時候我是追念着哪些作品而寫下雷雨，雖然明明曉得能描摹出來這幾位大師的遒勁和瑰麗，哪怕是一抹，一點或一勾呢，會是我無上的光彩。

我是一個不能冷靜的人，談自己的作品恐怕也不會例外。我愛着雷雨如歡喜在溶冰後的春天，看一個活潑潑的孩子在日光下跳躍，或如在粼粼的野塘邊偶然

聽得一聲青蛙那樣的欣悅。我會呼出這些小生命是交付我有多少靈感，給與我若何的興奮。我不會如心理學者立在一旁，靜觀小兒的舉止，也不能如試驗室的生物學家，運用理智的刀來支解分析青蛙的生命，這些事應該交與批評雷雨的人們。他們知道怎樣解剖論斷：哪樣就契合了戲劇的原則，哪樣就是背謬的。我對雷雨的了解只是有如母親撫慰自己的嬰兒那樣單純的喜悅，感到的是一團原始的生命之感。我沒有批評的冷靜頭腦，誠實也不容許我使用詭巧的言辭狡黠地袒護自己的作品；所以在這裏，一個天賜的表白的機會，我知道我不會說出什麼。這一年來批評雷雨的文章確實嚇住了我，牠們似乎刺痛了我的自卑意識，令我深切地感觸自己的低能。我突地發現牠們的主人了解我的作品比我自己要明切得多。他們能一針一線地尋出個原由，指出究竟，而我只有普遍地覺得不滿不成熟。每次公演雷雨或者提到雷雨，我不由自己地感覺到一種侷促，一種不自在，彷彿是個拙笨的工匠，只圖好歹做成了器皿，躲到壁落裏，再也怕聽得顧主們惡生生地挑剔器皿上面花紋

的醜惡。

我說過我不會說出什麼來。這樣的申述也許使關心我的友人們讀後少一些失望。累次有人問我雷雨是怎樣寫的，或者雷雨是爲什麼寫的，這一類的問題。老實說，關於第一個，連我自己也莫明其妙；第二個呢，有些人已經替我下了註釋，這些註釋有的我可以追認——譬如「暴露大家庭的罪惡」——但是很奇怪，現在回憶起三年前提筆的光景，我以爲我不應該用欺騙來炫耀自己的見地，我並沒有顯明地意識着我要匡正，諷刺或攻擊些什麼。也許寫到末了，隱隱彷彿有一種情感的汹涌的流來推動我，我在發洩着被抑壓的憤懣，毀謗着中國的家庭和社會。然而在一起首，我初次有了雷雨一個模糊的影象的時候，逗起我的興趣的，只是一兩段情節，幾個人物，一種複雜而又原始的情緒。

雷雨對我是個誘惑。與雷雨俱來的情緒蘊成我對宇宙間許多神祕的事物一種不可言喻的憧憬。雷雨可以說是我的「蠻性的遺留」，我如原始的祖先們對那

些不可理解的現象睜大了驚奇的眼。我不能斷定雷雨的推動是由於神鬼，起於命運或源於哪種顯明的力量。情感上雷雨所象徵的對我是一種神祕的吸引，一種抓牢我心靈的魔。雷雨所顯示的，並不是因果，並不是報應，而是我所覺得的天地間的「殘忍」，（這種自然的「冷酷」四鳳與周冲的遭際最足以代表他們的死亡，自己並無過咎。）如若讀者肯細心體會這番心意，這篇戲雖然有時為幾段較緊張的場面或一兩個性格吸引了注意，但連綿不斷地若有若無地閃示這一點隱秘——這種種宇宙裏鬪爭的「殘忍」和「冷酷」。在這鬪爭的背後或有一個主宰來使用它的管轄。這主宰，希伯來的先知們讚它為「上帝」，希臘的戲劇家們稱它為「命運」。近代的人撇棄了這些迷離恍惚的觀念，直截了當地叫它為「自然的法則」。而我始終不能給他以適當的命名，也沒有能力來形容它的真實相。因為它太大，太複雜。我的情感強要我表現的，只是對宇宙這一方面的憧憬。

雷雨是一種情感的迫切的需要。我念起人類是怎樣可憐的動物，帶着躊躇

滿志的心情，彷彿是自己來主宰自己的運命，而時常不是自己來主宰着。受着自己——情感的或者理解的——的捉弄，一種不可知的力量的——機遇的，或者環境的——捉弄；生活在狹的籠裏而洋洋地驕傲着，以爲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裏，稱爲萬物之靈的人物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麼？我用一種悲憫的心情來寫劇中人物的爭執。我誠懇地祈望着看戲的人們也以一種悲憫的眼來俯視這羣地上的人們。所以我最推崇我的觀衆，我視他們，如神仙，如佛，如先知，我獻給他們以未來先知的神奇。在這些人不知道自己的危機之前，蠢蠢地動着情感，勞着心，用着手，他們已澈頭澈尾地熟悉這一羣人的錯綜關係。我使他們徵兆似地覺出來這蘊釀中的陰霾，預知這樣不會引出好結果。我是個貧窮的主人，但我請了看戲的賓客昇到上帝的座，來憐憫地俯視着這堆在下面蠕動的生物。他們怎樣盲目地爭執着，泥鳅似地在情感的火坑裏打着昏迷的滾，用盡心力來拯救自己，而不知千萬仞的深淵在眼前張着巨大的口。他們正如一匹跌在澤沼裏的羸馬，愈掙扎，愈深沈地陷落在死亡的泥

沼裏。周萍悔改了「以往的罪惡。」他抓住了四鳳不放手，想由一個新的靈感來洗滌自己。但這樣不自知地犯了更可怕的罪惡，這條路引到死亡。繁漪是個最動人憐憫的女人。她不悔改，她如一匹執拗的馬，毫不猶疑地踏着艱難的老道，她抓住了周萍不放手，想重拾起一堆破碎的夢而救出自己，但這條路也引到死亡。在雷雨裏，宇宙正像一口殘酷的井，落在裏面，怎樣呼號也難逃脫這黑暗的坑。自一面看，雷雨是一種情感的憧憬，一種無名的恐懼的表徵。這種憧憬的吸引恰如童稚時諦聽臉上劃着經歷的皺紋的父老們，在森森的夜半，津津地述說墳頭鬼火，野廟僵屍的故事。皮膚起了恐懼的寒慄，牆角似乎晃着搖搖的鬼影。然而奇怪，這「怕」本身就是個誘惑。我逼近身軀，嚙着興味的口沫，心懼怕地忐忑着，却一把提着那乾枯的手，央求：「再來一個！再來一個！」所以雷雨的降生是一種心情在作祟，一種情感的發酵，說它爲宇宙一種隱祕的理解乃是狂妄的誇張，但以它代表個人一時性情的趨止，對那些「不可理解的」莫名的愛好，在我個人短短的生命中是顯明地劃成一道階

爲上許多的矛盾，但沒有一個矛盾不是極端的。「極端」和「矛盾」是雷雨蒸熱的霧圍裏兩種自然的基調，劇情的調整多半以它們爲轉移。

在雷雨裏的八個人物，我最早想出的，並且也較覺真切的是周蘩漪，其次是周冲。其他如四鳳，如樸園，如魯貴都曾在孕育時給我些苦痛與欣慰，但成了形後反不給我多少滿意。（我這樣說並不說前兩個性格已有成功，我願特別提出來只是因爲這兩種人抓住我的想像。）我歡喜看蘩漪這樣的女人，但我的才力是貧弱的，我知道舞台上的她與我原來的企圖，做成一種不可相信的參差。不過一個作者總是不自主地有些姑息，對於蘩漪我彷彿是個很熟的朋友，我慚愧不能畫出她一幅真實的像，近來頗盼望着遇見一位有靈魂有技能的演員扮她，交付給她血肉。我想她應該能動我的憐憫和尊敬，我會流着淚水哀悼這可憐的女人的。我會原諒她，雖然她做了所謂「罪大惡極」的事情——拋棄了神聖的母親的天責。我算不清我親眼看見多少蘩漪。（當然她們不是蘩漪，她們多半沒有她的勇敢。）她們都在陰溝

裏討着生活，却心偏天樣地高；熱情原是一片澆不息的火，而上帝偏偏罰她們枯乾地生長在砂上。這類的女人許多有着美麗的心靈，然爲着不正常的發展，和環境的窒息，她們變爲乖戾，成爲人所不能了解的。受着人的嫉惡，社會的壓制，這樣抑鬱終身，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氣的女人，在我們這個現社會裏不知有多少吧。在遭遇這樣的不幸的女人裏，繁漪自然是值得讚美的。她有火熾的熱情，一顆強悍的心，她敢衝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獸的鬪。雖然依舊落在火坑裏，情熱燒瘋了她的心，而不是更值得人的憐憫與尊敬麼？這總比閹雞似的男子們爲着凡庸的生活怯弱地度着一天一天的日子更值得人佩服罷。

有一個朋友告訴我：他迷上了繁漪，他說她的可愛不在她的「可愛」處，而在她的「不可愛」處。誠然，如若以尋常的尺來衡量她，她實在沒有幾分贏人的地方。不過聚許多所謂「可愛的」的女人在一起，便可以鑑別出她是最富於魅惑性的。這種魅惑不易爲人解悟，正如愛嚼薑片的才道得出辛辣的好處。所以必需有一種

明白繫滄的人始能把握着她的魅惑，不然，就只會覺得她陰鷲可怖。平心講，這類女人總有她的「魔」，是個「魔」便有它的尖銳性。也許繫滄吸住人的地方是她的尖銳。她是一柄犀利的刀，她愈愛的，她愈要劃着深深的創痕。她滿蓄着受着抑壓的「力」，這陰鷲性的「力」怕是造成這個朋友着迷的緣故。愛這樣的女人需有厚的口胃，鐵的手腕，岩似的恆心，而周萍，一個情感和矛盾的奴隸，顯然不是的。不過有人會問爲什麼她會愛這樣一棵弱不禁風的草，這只好問她的運命，爲什麼她會落在周樸園這樣的家庭中。

提起周冲，繫滄的兒子。他也是我喜歡的人。我看過一次雷雨的公演，我很失望，那位演周冲的人有些輕視他的角色，他沒有了解周冲，他只演到癡憨——那只是周冲粗獷的肉體，而忽略他的精神。周冲原是可喜的性格，他最無辜而他與四鳳同樣遭受了慘酷的結果。他藏在理想的堡壘裏，他有許多憧憬，對社會，對家庭，以至於對愛情。他不能了解他自己，他更不了解他的周圍。一重一重的幻念繭似地縛住子

他。他看不清社會，他也看不清他所愛的人們。他犯着年青人 *Quixotic* 病，有着一切青春發動期的青年對現實那樣的隔離。他需要現實的鐵錘來一次一次地敲醒他的夢：在喝藥那一景，他才真認識了父親的威權籠罩下的家庭；在魯貴家裏，忍受着魯大海的侮慢，他才發現他和大海中間隔着一道不可填補的鴻溝；在末尾，繫滯喚他出來阻止四鳳與周萍逃奔的時候，他才看出他的母親全不是他所想的那樣，而四鳳也不是能與他在冬天的早晨，明亮的海空，乘着白帆船向着無邊的理想航駛去的伴侶。連續不斷地失望絆住他的腳，每次的失望都是一隻尖利的錐，那是他應使的刑罰。他痛苦地感覺到現實的醜惡，一種幻滅的悲哀襲擊他的心。這樣的人即便不爲「殘忍」的天所毀滅，他早晚會被那綿綿不盡的渺茫的夢掩埋，到了與世隔絕的地步。甚至在情愛裏，他依然認不清真實，抓住他心的並不是四鳳，或者任何美麗的女人。他愛的只是「愛」，一個抽象的觀念，還是個渺茫的夢。所以當着四鳳不得已地說破了她同周萍的事，使他傷心的却不是因爲四鳳離棄了他，而是哀悼

着一個美麗的夢的死亡。待到連母親——那是十七歲的孩子夢裏幻化得最聰慧而慈祥的母親，也這樣醜惡地爲着情愛癡癲地喊叫，他才澈頭澈尾地感覺到現實的粗惡。他不能再活下去，他被人攻下了最後的堡壘，青春期的兒子對母親的那一點憧憬。他於是整個死了他生活最寶貴的部份——那情感的激盪。以後那偶然的或者殘酷的肉體的死亡對他算不得痛苦，也許反是最適當的了結。其實，在生前他未始不隱隱覺得他是追求着一個不可及的理想。他在魯貴家裏說過他白日的夢，那一段對着懵懂的四鳳講的『海……天……船……光明……快樂』的話；（那也許是個無心的諷刺，他偏偏在那樣地方津津地說着他最超脫的夢，那地方四週永遠蒸發着腐穢的氣息，瞎子們唱着唱不盡的春調，魯貴如淤水塘邊的癩蛤蟆噁噁地噪着他的醜惡的生意經。）在四鳳將和周萍同走的時候，他只說（疑惑地，思考地）『我忽然發現……我覺得……；我好像並不是真愛四鳳（渺渺茫茫地）以前……我我，我——大概是胡鬧。』於是他慷慨地讓四鳳跟着周萍離棄了他。這不

像一個愛人在申說，而是一個夢幻者探尋着自己。這樣的超脫，無怪乎落在情熱的火坑裏的繁漪是不能了解的了。

理想如一串一串的肥皂盪漾在他的眼前，一根現實的鐵針便輕輕地逐個點破。理想破滅時，生命也自然化成空影。周冲是這煩躁多事的夏天裏一個春夢。在雷雨鬱熱的霧圍裏，他是個不調和的諧音，有了他，才襯出雷雨的明暗。他的死亡和周樸園的健在都使我覺得宇宙裏並沒有一個智慧的上帝做主宰。而周冲來去這樣忽忽，這麼一個可愛的生命偏偏簡短而痛楚地消逝，令我們情感要呼出：『這確是太殘忍的了。』

寫雷雨的時候，我沒有想到我的戲會有人排演，但是爲着讀者的方便，我用了很多的篇幅釋述每個人物的性格。如今呢，雷雨的演員們可以藉此看出些輪廓。不過一個雕刻師總先摸清他的材料有哪些弱點，才知用起斧子時哪些地方該加謹慎，所以演員們也應該明瞭這幾個角色的脆弱易碎的地方。這幾個角色沒有一個

是一具不漏的網，可以不用氣力網起觀衆的稱讚。譬如演魯貴的，他應該小心翼翼地做到「均勻」「恰好」，不要小丑似地叫雷雨頭上凸起了隆包，尻上長了尾巴，使它成了只是個可笑的怪物；演魯媽與四鳳的應該懂得「節制」（但並不是說不用情感），不要叫自己嘆起來成風車，哭起來如倒海，要知道過度的悲痛的刺激會使觀衆的神經痛苦疲倦，再缺乏氣力來憐憫，而反之，沒有感情做柱石，一味在表面上下工夫更令人發生厭惡，所以應該有真情感。但是要學得怎樣收斂運蓄着自我的精力，到了所謂「鐵燒到最熱的時候再錘」，而每錘是要用盡了最內在的力量。尤其是在第四幕，四鳳見着魯媽的當兒是最費斟酌的。兩個人都需要多年演劇的經驗和熟練的技巧，要找着自己情感的焦點，然後依着它做基準來合理地調整自己成了有韻味的波紋，不要讓情感的狂風捲掃了自己的重心，忘却一舉一動應有理性的根據和分寸。具體說來，我希望她們不要嘶聲喊叫，不要重複地單調地哭泣。要知道這一景落眼淚的機會已經甚多，她們應該替觀衆的神經想一想，不應刺痛

他們，使他們感覺倦怠甚至於苦楚。她們最好能運用各種不同的技巧來表達一個單純的悲痛情緒。要抑壓着一點，不要都發揮出來，如若必需有激烈的動作，請記住：「無聲的音樂是更甜美。」思慮過後的節制或沉靜在舞台上更是爲人所欣賞的。

周萍是最難演的，他的成功要看挑選的恰當。他的行爲不易獲得一般觀衆的同情，而性格又是很複雜的。演他，小心不要單調；須設法這樣充實他的性格，令我們得到一種真實感，還有，如若可能，我希望有個好演員，化開他的性格上一層雲翳，起首便清清白白地給他幾根簡單的線條。先畫出一個清楚的輪廓，再慢慢地細描去。這樣便井井有條，雖複雜而簡單，觀衆才不會落在霧裏。演他的人要設法替他找同情（猶如演漪繁的一樣），不然到了後一幕便會攔了淺，行不開。周樸園的性格比較是容易捉摸的，他也有許多機會做戲，如喝藥那一景，認魯媽的景，以及第四幕一人感到孤獨寂寞的景，都應加一些思索（更要有思慮過的節制）才能演得深雋。魯大海自然要個硬性的人來演，口齒舉動不要拖泥帶水，乾乾脆脆地做下去，他的成